



乌克兰突然“变天”的启示

【明慧网】乌克兰政府军警二月十八日对示威民众血腥镇压，引起了更多民众加入到反独裁行列，随后，示威民众控制了首都基辅市，乌克兰议会投票罢黜了总统亚努科维奇。

《美联社》报导，乌克兰新任内政部长阿瓦科夫二十四日表示，已向亚努科维奇和其他几位官员发出逮捕令，理由是“大规模屠杀平民”。

短短几天，乌克兰事件来的非常突然。这也再次提醒人们：不要盲目迷信极权政府表面的“强大”，当民众知道真相并和平表达自己的呼声，一切都可能瞬间改变。乌克兰民众还推倒了大批列宁塑像，呼吁彻底取缔共产党这个犯罪组织。

中共官方媒体对乌克兰事件的报道，跟以往对埃及革命的报道，对利比亚人民起来推翻卡扎菲政权的报道，都是一个模式，一个心理状态，完全是一种对事实扭曲的报道：什么抗议者是暴徒，乌克兰局势混乱，什



快快三退保平安

么会导致四分五裂等等。这说明中共当局对乌克兰的变化非常恐惧，担心中国民众的觉醒。

中共现在掰着手指头数数，就剩北韩、越共小兄弟和它自己可挺了，中共解体的日子真的不远了。

在八十多年里，中共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迫害运动，造成八千万中国同胞非正常失去生命，至今中共仍在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不但迫害致死大量法轮功学员，

还犯下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样的“这个星球从来未有过的罪恶”……这样一个罪恶滔天的邪党，其真相一旦被民众知悉，它还能不解体吗？

《九评共产党》已完全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性与滔天罪恶，凡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声明退出中共邪党的组织，为解体中共尽一点微薄之力，从而洗刷自己心灵上的污点和耻辱。迄今为止，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超过一点五亿。

中共说不定哪一天说解体就解体了，正如乌克兰剧变一样。一旦中共解体，你就没有“三退”的机会了，到那时，你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交给邪党的誓约如何兑现？难道你愿意跟着中共恶党一起被清算吗？如果你不愿意成为中共的陪葬，那就尽快“三退”吧，时机真的不多了。（文/时不待）◇



我就信法轮大法



【明慧网】我们当地有一位老人，七十八岁了，长期体弱多病。他只有一个儿子，为了生计长期在外地打工，没能力照顾老人。

二零一一年冬，老人突然患上了静脉曲张、脉管炎，整个右侧小腿呈黑紫色。据老人说，他家有此病遗传病史，他大哥就是得了这种病，腿部溃烂，最后锯了两次，没治好死了。

一位大法弟子得知此事后，给老人讲法轮功真相，并送他大法护身符，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给他请了 MP3 让他听李洪志师父讲法。从此以后，老人身不离 MP3，早晨醒来就戴上耳机听，直到睡觉才拿下来，每天听法都在十四个小时以上。

一个月后，老人发紫的腿开始变白了，两个月后，腿全好了。老人非

常高兴。不仅如此，老人以前还患有脑积水、肺囊肿、疝气等多种疾病，尤其是脑积水，到大医院去看，医生都不敢给治，怕他下不了手术台。而这些病在老人听法轮大法录音后，都不知不觉的全好了。老人经常和大法弟子说：这个法太神了！

到现在，老人已经听法三年了。二零一四年新年，老人的儿子回家过年，得知老人信法轮功，害怕邪党的他劝父亲放弃。老人理直气壮地说：“你扛工走时，怕我死了没人管，把后事都安排好了，如今我不但没死，还越活越年轻，三年了，连一片止痛片都不吃，你省多大心，让我不信是不可能了，我以后啥都不信了，我就信大法了！”（文/黑龙江大法弟子）◇

中共 荒谬的导演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江氏集团炮制天安门自焚事件嫁祸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在焦点访谈中播出该事件。通过对焦点访谈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发现破绽百出。

提前准备好的摄像机是移动、跟踪拍摄的。如：王进东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烈焰下竟不燃烧、不变形。这只是中共操控媒体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抹黑宣传中之一。



吉林省集安市孙吉梅自述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现年六十三岁的集安法轮功学员孙吉梅，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因坚持讲真话，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几次三番的被中共迫害。以下是她自述过去半年来的经历。

经历洗脑班迫害

二零一三年九月五日皇历八月初一，我和老伴在参园里干农活，花甸村的治安许敬德和柞树村的治安李某来找我。被我老伴严厉质问：“炼法轮功有什么错？她身体有病，她炼法轮功是我让的。那些偷的抢的你们不管。共产党什么样了你们还看得出来吗？”这两个人哑口无言。

他们又找到我，许敬德问了我“发传单”的事，他们又以“县里来人找你”为借口让我跟他们走。遭拒绝后，在山上等到中午十一点半多，才离开。

我下午两点多从山上回家，到家已经快四点了。刚到家不一会儿，花甸镇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和花甸村治安许敬德、司法所女工作人员杜贵敏、书记杜立伟来到我家。两个警察没有穿警服，进屋后，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手续，一个开车的警察扒拉着我的肩头说：走吧。就强行把我带出家门。

镇政府的面包车早已等在街上，镇政府的书记杜立伟开车，和杜贵敏二人在傍晚时分把我绑架到通化市靖宇中学对面的和家小宾馆洗脑班。

洗脑班设在和家小宾馆四楼。后来知道同一天被抓来的共四名法轮功学员：辉南的崔洪军、铁厂镇一个姓闫（闫美君）的不爱说话、一个姓刘（刘树梅）还有我。

到洗脑班的前两三天，法轮功学员都被分别关在各自的房间里，不准炼功、不可以去不“转化”的炼法轮功的人的房间。已经被“转化”（洗脑）的人可以互相走动。

有一个姓薛的主任经常过来问“哪年炼的法轮功”等问题。后来那

个党校姓张的，来放污蔑法轮功的光碟，给我们洗脑。

赵树军强迫我们看诽谤法轮功的光碟，还有被邪恶利用来洗脑的所谓传统文化的弟子规光碟。我们在法轮功学员崔洪军的房间里看碟，崔洪军用手堵着耳朵，赵树军就叫他拿开，崔洪军说：听这个脑袋疼。薛就咆哮说：你看法轮功怎么就不脑袋疼呢。姓赵的在放洗脑光碟时总是恐吓、威胁我们：“你一天不‘转化’，就一天不放你，在这里待十五天不行、就二十天，不‘转化’，往省里调、判刑。”

大约五、六天后，有一个叫徐长荣的老师，是二道江的，被一个人抓着胳膊拖进洗脑班。这位老师一边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赵树军在放污蔑法轮功光碟的时候就看着她骂。

后来又有梅河的两个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洗脑班，有一个姓郑的，后来知道叫郑丽华。

我在八月十四那天回到家。

无故拘留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治安员许敬德和没着装的两个警察到我家，骗我到派出所去一趟，问点事。就把正在做家务的我强行带走。

到派出所，我几次要求给外出的

老伴留下钥匙均遭拒绝。下午，用车拉着我也不说去哪。我发现是把我送往集安，担心冰天雪地的，老伴没钥匙回不去家，无处可去，就以跳车相逼把我带回。回到派出所后所长大发雷霆，后来看到一个到派出所办事的熟人，把钥匙交给他。警察又把我送到集安拘留所。到拘留所后，我要给家里打电话，让家人存点钱，好买点日用品，却被无理拒绝。拘留所里的女监室只有一个因上访被关在里面的女的，没几天也走了，整个监室就我一个人。

后来通过各种渠道，我女儿来看过我两次，十五天后又把我放了。拘留所的警察还说：一月一日放我，抓我的那天不算，这样我合适了（北方方言，意思是占便宜了）。我无罪，无缘无故被关了半个月还“合适了”，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逻辑！这次抓与放都没有任何手续。

我一个农村老太太，只因信仰“真、善、忍”，只因要身体健康，只因坚持说真话，只因不昧良心，就这样一次次的被无辜迫害，家人也不得安生。所以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受迫害的绝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参与迫害的人有昧良心的、违法的，还有被动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无言的法官

许多大陆律师在法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时指出：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信仰法轮功合法，传播法轮功真相合法。迫害法轮功才是违背宪法的行为。

一位法官私下询问律师：“法轮功国家不让练呀？”律师答：“不是国家不让练，国法让练，是那几个人不让练，‘上边’更多的人不反对练。”

法官问：“法律是为政治服务的，外国也一样啊？”

律师答：“法律是为合法政治服

务的，不是为非法政治服务的。非法政治不能支持，支持者最终要承担后果的。例如纳粹战犯、文革，支持者最后都丢掉了性命。”

法官无言。

律师说：“迫害得多，偿还的也大，这个运动就是先整他，后整你，都是受害者。解脱他就是解脱你，你不害他，你也平安。可惜好多人眼光太浅，看不到这一点。”

